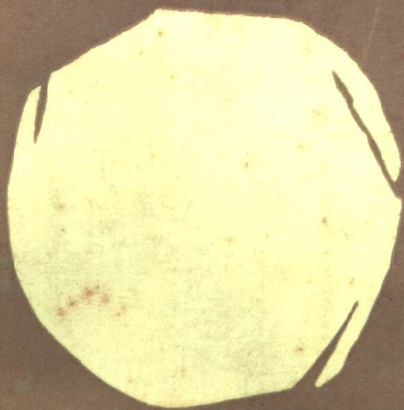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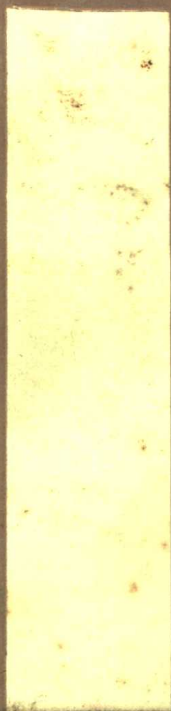




他从古墓中来

江浩 著



他从古墓中来

江 浩 著

他从古墓中来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通县曙光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1.25 字数：239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210册

统一书号：10007·158 定价：2.05元

内 容 简 介

内蒙古青年作家江浩82年来发表的这四篇中篇小说，皆以草原当代青年生活为题材。这里有雄壮威武的围猎场景，有豪放粗犷的赶马人生活，有惊险的古墓探索，有艰难的人与狼搏斗……通过这一系列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情的场面，草原新一代的气质，性格，长处及缺欠生动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特色，文笔奔放热情，作者的创作个性比较突出。

作者小传

江浩，男，满族。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会员。1954年生于内蒙通辽市。小学五年级时因父母关系破裂而退学。13岁走进深山，以刨药材度日。14岁加入赶马人行列，来往于城市和草原之间。16岁结束赶马人流浪生涯，到扎鲁特旗乌力吉木仁公社查布嘎图大队插队，当过牧羊人、牧马人，做过会计。1973年被推荐到师范专科学校学习，半年后被扎旗文工团借去搞创作，毕业后留在该团任创作员。1978年在《吉林文艺》发表处女作。1979年调到哲盟文联筹备创刊《科尔沁文学》，任小说编辑。1982年入内蒙古师范大学，为文学研究生，至今。

五年来，在全国文学期刊上，共发表短篇小说四十三篇，散文二十七篇，诗歌三十多首，中篇小说五部。其中短篇小说《伤口正在愈合》、《我们的人生是这样转折的》，均在内蒙古获奖。五场舞剧《达耶巴拉》，获1981年全国少数民族调演优秀奖。

序

温小钰

中国当代小说，犹如一个万紫千红的大花坛，奇葩竞放，异彩纷呈，各种题材和风格的小说，源源不断地产生、推衍，各种类型和流派的作家，雨后春笋般涌现、成熟。继令人眩目的“女性文学”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耀之后，近两年，“青年文学”奇峰突起，蔚为壮观。一大批三十岁上下的作家大踏步走上文坛，指点江山，叱咤风云，引起全国瞩目。他们的作品既多且精，占领各家文艺杂志，他们的思想既猛且新，冲击着各界读者头脑，他们的笔端，饱蘸青春的热血，写年青的人，年青的激情，年青一代的苦闷、追求、彷徨与奋进。作品涉及内容异常广泛，从对六十年代末期上山下乡的生活进行一分为二的解剖与回顾，到表达八十年代青年的政治、哲学、道德与伦理观念。作品采用的艺术手法比较新颖，从细腻的再现，白描写实，到自由的表现，象征拟思，反映了一代青年作家对生活的深入体察与思考，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强烈兴趣与丰富知识，以及他们在艺术上的广泛借鉴和顽强追求。要研究中国当代青年思潮，固然不能不阅读这些作品；要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动向，也

不能不研究这些作品。因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青年都是未来，青年一代的面貌决定国家未来的面貌，更何况我们是一个人口构成非常年青，全国半数以上人口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大国！

江浩就是内蒙古自治区文坛上近年来相当活跃的青年作家中的一个。

江浩今年二十九岁，同他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文革”中上山下乡，经历了一段坎坷的人生。但他以顽强的拼搏精神自学成才，走上文学之路。和他的同命运朋友们不同的是，他插队的所在，是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的乌力吉木仁公社，那里的牧野景色秀美，乡情醇厚，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产生风景画家和风俗画家的地方。江浩象砂地又象海绵，尽可能地吸收和贮存了风味独特的生活素材，经过自己的消化，便在一个鲜为人知的背景上，从牧区青年生活的角度来反映当代生活。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四部中篇，是江浩一九八二年以后密集发表的作品，此前，他从一九七八年开始，集中力量写短篇。同他的短篇小说相比，这一组中篇小说显示了作者在概括生活和表现生活上的长足进步，也显示了作者艺术风格的进一步明朗和加强。

四部中篇题材比较集中，写的都是内蒙古草原上当代青年的生活。他们劳动在远离繁华都市的旷野上，按照祖先代代相传的方式生活，同时，他们也用现代人的态度去对待环境，思索人生。他们在智慧、学识、才干上超越了自己的父辈，同时他们又需要向父辈学习很多东西。江浩在这四部中篇里，集中写出了草原上新一代的性格，他们的长处以及他

们的欠缺。

《告别了，灰色的猎场》是一部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的中篇。它写在一个有着古老传统的牧场上，在牧民们举行大规模的围猎活动中，蒙古族年青一代的当家男子汉们是怎样面临诱惑，接受对于勇敢、诚实，正直和无私等等个人品质的考察与检验。这些品质，是牧人们世代相传，引为自豪的，同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又不断赋予它们以新的内容。巴雅斯古楞由于吉尔嘎郎阻拦了他把揉干沙子的生牛皮卖给供销社，並批评了他这一错误行为，而在猎场上对吉尔嘎郎进行报复，成为一个人所不齿的“偷猎者”，受到了良心上、道义上的严厉惩罚。这部中篇思想单纯明朗，它的意义并不在于作为情节主体的一对亲如手足的朋友之间的矛盾、争吵、破裂与悔改、和好，小说使我们感到亲切和兴奋的是大幅牧区生活风俗画的畅快淋漓的描绘。既有弹丸如飞，猎犬如虎，有如雄壮的军旅生活一般有声有色的围猎场面，也写了古老牧场上的风情，牧民们日常生活的纯朴和欢快情调。特别是对于那些因为侍候归猎的男人们累得头昏脑胀的妇女采取的一次造反行为的描写，充满生活气息，充满幽默情趣，充满个性色彩，令人忍俊不禁，时时捧腹。作者富有青春热力的笔触，强烈地传达出草原上蒙族劳动人民的气质美和他们劳动生活的情调美，这是一种和草原本身一样粗犷、明快的美，巨大、强劲的美！

《他从古墓中来》，在考察匈奴古墓的富有传奇色彩的背景上，展现了最年轻的一代蒙古族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乌云巴图、莎茹娜和德力格尔这三个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和广大知识青年一样，在十年浩劫中被扫荡一切的飓风抛到了

荒凉的原野上。在那些痛苦与混乱的日子里，他们经受了从身体到思想感情的巨大挫折，留下创伤。他们怀着复杂的情结以及被扭曲了的性格，跨入为建设“四化”努力钻研科学知识，揭开历史之谜的新生活行列。他们在生活中都是强悍的人，是一些能够拼搏和工於心计的不屈不挠的“硬汉”，但作者通过这三个青年在考察古墓过程中的表现，写出他们在个人品质上的巨大差异。由于人生目的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创伤成为一些人前进的动力，使他们更珍惜新生活，並为之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同时，它也成为另一部分人身上沉重的负担，使他们更珍惜自己並無履足地向生活索讨。作者指出，真正的强者和勇士，是那种把祖国利益和科学进步看得高于一切的青年，拼搏，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人民的事业，这样的拼搏才是有价值的。小说的人物性格比较复杂，江浩开始在这里写生活的“杂色”，不同因素的对立与统一：热情与冷峻，坚强与柔弱，傲慢与自卑……种种相反的个性气质却自然地结合在一个人物身上，使人物趋於立体化。这样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生活认识上的深化。

《冷酷的额伦索克雪谷》写的是青年猎手索德纳木在被风雪包裹着的额伦索克雪谷，两次冒险从狼口中救出了一名江苏青年，而被救的这人正是他连日寻找的、以照相为名，来草原“广开财路”，骗取了纯真善良的草原牧民大笔钱财的仇人。在旷野中、在力量悬殊之中，是复仇，还是救命？整篇作品只有这两个人物和一头伺机向人类反扑的母狼，作品中没有一句对话，着重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的刻划，通过人物性格的对比、思绪的变化、自然环境气氛的烘托，美与丑、真与假、善良与卑鄙进行着新的较量。在冷酷的雪原的

背景下，在人与狼争斗的大自然的猎场上，展现的却是人生道路上的搏击，给人以深思和回味。这篇小说的结构和人物处理，无疑是江浩在创作上的一个新的尝试。

《是马就有三分龙气》是江浩最近的作品，我认为，也是这四篇中最富特色的作品。这部作品有一个能够充分显示生活容量，表现作者艺术个性的极好的构思：三个待业蒙古族青年为河北买马的客人把一群蒙古骏马从草原深处驱往最靠近的火车站。他们同马群一起，在变幻不定的气候条件下，在人类只能赤手空拳面对自然的广袤草原上，度过了十五天艰苦累人的、充满浪漫色彩的传奇式生活。他们遇到了许多人和事，卷入了各色意外事件和迭起的风波，同时，他们还经历了个人感情生活的挫折与考验。十五天既平凡又很不平凡的经历，使他们在与天奋斗、与人奋斗的过程中，自己也得到了净化与提高。在他们桀傲不驯，玩世不恭，粗鲁莽撞的外表下，强有力地跳动起一颗诚实、善良、见义勇为、热爱生活和人民的心。江浩借助于这一构思所提供的幅度很大的框架，展现了多彩多姿的草原风光和粗犷豪迈的赶马人生活，写出了三个生动活泼、个性鲜明、有缺点、有毛病，同时又有思想、有志气的八十年代牧区青年形象。小说写得诗意盎然，妙趣横生，背景用粗线条大笔勾勒，重彩涂抹，同时又贯串着对当代青年性格和思想的精细剖析，渗透人应当怎样重新认识和确定自我价值的哲理思考。尽管由于作者生活积累上还有薄弱环节，写进作品的生活内容还不够充实，未能做到充分利用这一结构的优势，一些人物和情节还有生硬凑合的痕迹，但我们仍然很高兴地看到，恰是这部作品为江浩自己最近的创作作出了一个很好的小结，显示出

他有别于他人的艺术才能和个性特征。这部作品强化了江浩小说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倾向，使我们能够明确地指出这一点来，并能对之进行评价。

江浩的作品特点就在于它表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青年的浪漫主义精神。从这一点讲，它既有别于一般的“伤痕”、“反思”、“问题”小说，也有别于在革命现实主义基础上不断深化，形成当前文学主潮的小说。它是一种在“再现”基础上的“表现”，是在描写社会生活实际基础上的想象力的解放与喷发，是在用脚步丈量大地时凌空而起的奔驰与飞翔。它并不采用非自然或超自然的形象，也不借助梦幻和畅想，它是强烈而不失其实的夸张，追求丰富的色彩与音响，渲染着对比的鲜明，个性的力度和情欲的猛烈，这是从雨果式的浪漫主义中学习和借鉴来的有着动人心魄热情的浪漫主义。

应该说，粉碎“四人帮”以来，在我们的文学创作和评论中，对浪漫主义的兴趣有所衰减。这是因为经过十年浩劫，经历了丰富的人生，面对充满矛盾和困难的现实，作家们迫不及待，觉得首先应该按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如实描绘。作家们力图使现实主义强化、深化，通过典型化的途径，向读者传达自己对生活的深沉思索。作家们致力于对生活的深入解剖，这是极为严峻的现实主义。应该说，现实主义在这几年创作中表现是很丰富，很有生命力，也是建树众多，实绩显赫的。在这种情况下，对生活再现的准确性和描写的真实性，被提到理所当然的高度，几乎成为衡量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唯一标准。为了克服“四人”帮造成的“假大空”文学，这种努力是有益的，是绝对必要的。但我们也应

该看到，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成功的作品，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决不是只从一个角度，只采用一种艺术方法来反映生活，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有自己的高峰，都产生过光辉夺目的巨著。在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潮流，也都在文学史长河内卷起过奔腾的花浪，它们就象长江和黄河一样，共同滋润着我们的文坛，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作家和读者。应该看到，对于百花齐放的社会主义文学园地来说，仅仅现实主义深化是不够的。一代文学中如果只有对现实严格而冷峻的解剖而没有热烈天真的企望，不能不认为是一种遗憾，对于培养青年读者，使他们具有健全的审美趣味和丰富的想象力方面，也会有所偏颇。令我们高兴的是，在近年来一部分青年作家的优秀创作中，浪漫主义的激情有所增强，引人注目。

江浩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倾向是突出的，具有一种浪漫主义英雄史诗的格调。

这种格调首先表现在江浩笔下的草原、草原上的生物，都充满动态，充满变化，充满感情，充满色彩，充满官能感受，甚至充满表情。一句话，充满着活的、象人一样会欢笑，会痛苦，会歌吟，会呻唤的生命。比如：

“三百匹骏马列队在雄伟的阿日昆都冷山峦下，云层下激荡着澎湃的歌声。歌声唤起一千二百只铁蹄，它们暴怒地叩打着初春的草滩，掀起黑色的泥浪，飞弹般打向湛蓝的天空。”

这不是一个史诗式的开端吗？还有：

“马群象排山倒海的巨浪，突然从大地涌起，一匹匹马都伸长了脖颈，迎风高昂着头颅，得意地抖动鬃毛”，“坐骑都因疾风和幸福而双眼流泪，每一块运动肌肉都兴奋得发抖。”

这不是民族民间叙事诗的繁衍吗？

这种描写在四部中篇内比比皆是。狂暴的马蹄如霹雳般砸落在大地上，在草原胸脯上剜出一连串伤疤；狡猾的狼群在漆黑的风雨之夜象犯罪集团般无声地潜行；突然降临的、如千军万马般奔腾呐喊而来的暴风雨；五颜六色的，象箭一样迅速直扑猎物的狗群；象扯碎了的云絮一样满天乱飞的野鸭和野鸡……

这充满色彩与音响的景物描写确乎不是写实性的风景画，它渗透了作者主观的感受和愿望，传达了作者的激动与热情，它的艺术效果强烈，如一阵疾风，轻而易举地把读者带入作者描写的、敞露在大自然怀抱中的富有浪漫情调的生活中去。

江浩的浪漫主义倾向还表现在喜欢采用传奇性的情节和大起大落的故事结构上。他写了盗墓者惊心动魄的冒险生涯与相互间的仇恨与凶杀；写了赶马人艰苦而富有光彩的经历，以及大自然与人世间风云的瞬息万变；写了狼群的复仇活动；写了在千钧一发的情势下，从狼窝中救人的英雄壮举。在暴风雨驱赶下奔驰了一夜之后，是在明丽阳光下，在人群围观中婴儿一般的熟睡；在与恶狼僵持，极度的紧张后，是默默无言，一往情深的爱恋……这些传奇性的情节由于同历史传说、民谣俗谚结合起来而更加富于色彩。《告别了，灰色的猎场》把牧民的狩猎节同历史上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建立

的扎撒制度联系起来，威严而公正的术赤，仿佛成了乌呼锦牧场的守护神，监护着儿孙们的一举一动。作者不时出面祝祷“愿术赤在天之灵息怒”，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增加了小说的传奇色彩。同样，《他从古墓中来》把现实生活矛盾同时对匈奴古墓的历史根源以及关于匈奴王族的浪漫传说结合起来，启发人的幻想，读来更加饶有兴味。

江浩作品的浪漫主义格调还表现在人物个性的强有力和贯串于作品中的感情冲击波的非同一般的猛烈上。四部中篇里的男青年，无论他们是正直勇敢的还是阴险自私的，无论他们是聪明机智的还是愚蠢莽撞的，都有一个总的特征：粗犷、强硬、七情外露并喜作孤注一掷的冒险，富有个人英雄气概。可以说，都是男子汉。这是江浩从生活中观察所得的八十年代牧区青年所具的特性：疏于思考而急于行动，同时，决不温良恭俭让，决不抑制或掩藏自己的情感与愿望。人物的这种性格由于作者本人的偏爱，加以夸张渲染而走向极端化，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十分过火的行为和过于勇猛的情欲。他们为失去爱情而痛哭嚎叫，这种号泣声可以响彻遐迩，令人惊悚；他们因为犯了错误而深自忏悔，这种剧烈的痛苦可以驱使他们当众凌辱自己；他们为愿望得不到满足而心如刀绞，象吞下了毒汁一样辗转反侧；他们也能因为对他们的同情与友善而使自己变得通体光明，充满热情和智慧。江浩笔下的人物都是强劲、勇猛的，乍一看去，有些超乎常情，但总体看来，它们是对生活的夸张，是用放大镜来写作，是作者主观情绪和意念的自我表现。这样的人物描写，应该说，本是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特征之一。

不能说江浩在艺术上已经很成熟了，比起与他同年龄的

许多青年作家，他的作品还有时显得生硬、稚拙。他对生活的积累和观察还不够细致，不够厚实，他的思想还不够严谨和深刻，缺乏锤炼；他对人物性格的把握还不够准确和完整，有过多的主观随意性；他还需要加强语言表述和人物对话的功力；同时，作为一个倾向于浪漫主义的作者，他对蒙古族的历史传说，英雄史诗，民间谣谚的知识也还不够丰富和充实。更主要的是，在把当代全国范围的青年思潮同内蒙古草原上青年牧民的生活实际相结合方面，人工痕迹还比较明显，不尽合理与自然，……但无论如何，江浩是一个有着自己的追求，走着自己的道路的青年作家，他在小说中贯注了自己强烈的个性色彩，他鲜明的浪漫主义创作特点，是值得引起更多关注的。上海《萌芽》丛书为这一位生活在遥远的内蒙古草原的满族青年出版专集，实乃伯乐之举。我无以为贺，权作此小序以祝。至于江浩本人，当更有所感奋。

“是马就有三分龙气”，真的要成龙，还得刻苦自励，加强锻炼，疾走、狂奔，升腾，而后作冲霄之翔。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八日

目 录

序·····	温小钰 (1)
他从古墓中来·····	(1)
告别吧，灰色的 猎场·····	(135)
冷酷的额伦索克 雪谷·····	(203)
是马就有三分龙气·····	(242)
我在马背上寻觅 (后 记)·····	(340)

他从古墓中来

序

褐色的阿日昆都冷山峦，象是一群高耸着脊梁的猛犸兽群，被遗弃的断层呼斯敖尔河谷，孤独地横卧在阿日昆都冷山峰的脚下。

阿日昆都冷山峰里的原始森林，养育着绿茵野鹿，为生存在这里的牧人提供美妙的佳肴；呼斯敖尔河谷的险峻土崖下，驯养着凶猛的狼虫虎豹，掠夺着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牛羊。大自然似乎和人类进行着不平等的贸易交换。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一年，乌日根塔拉草原的牧人，联合起两个公社的三百多强悍猎手，决定打破大自然这种不平等的交易，彻底地改变这种供求状态。一场围歼狼患的战役拉开了帷幕。三百匹骏骑列队在雄伟的阿日昆都冷山峦下，云层下激荡着澎湃的歌声：

浩尔吉酒洒在阿日昆都冷，
宝剑般的万丈光芒就往上升。
骠骑上的弟兄们喝下去呀，
把胜利的喜悦传回家中。